

逍遙遊（節錄）

莊子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「魏王貽我大瓠之種，我樹之成而實五石。以盛水漿，其堅不能自舉也。剖之以為瓢，則瓠落無所容。非不呶然大也，吾為其無用而掊之。」莊子曰：「夫子固拙於用大矣！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，世世以泝澠統為事。客聞之，請買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謀曰：『我世世為泝澠統，不過數金；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請與之。』客得之，以說吳王。越有難，吳王使之將。冬與越人水戰，大敗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龜手一也；或以封，或不免於泝澠統，則所用之異也。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江湖，而憂其瓠落無所容；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！」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「吾有大樹，人謂之樗；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。立之塗，匠者不顧。今子之言，大而無用，眾所同去也。」莊子曰：「子獨不見狸狌乎？卑身而伏，以候敎者；東西跳梁，不辟高下，中於機辟，死於罔罟。今夫斄牛，其大若垂天之雲；此能為大矣，而不能執鼠。今子有大樹，患其無用，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，廣莫之野，彷徨乎無為其側，逍遙乎寢臥其下；不夭斤斧，物無害者。無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？」

【譯文】

惠子對莊子說：「魏王送給我一顆大葫蘆的種子，我將它種植養大，它結出的果實內裏能容納五石的東西。拿它去盛水，它的堅固程度卻承受不住自身的壓力；把它破開做成瓢，瓢又太大了沒地方放。這個葫蘆不是不夠大，我因為它大得沒有什麼用處，就把它砸碎了。」莊子說：「先生實在是不善於利用大東西啊。宋國有一個擅長調製讓手不皸裂的藥物的人，他家世代從事漂洗棉絮的工作。有一個客人聽說了這件事，願意用百金買下他的藥方。宋人便聚集全家族的人商量：『我們世代在河裏漂洗棉絮，所賺到的錢也不過幾金；如今一旦把藥方賣出去就可以獲得百金，請讓我把藥方賣給那個人吧。』客人得到藥方後，便去遊說吳王。這時越國發兵攻打吳國，吳王就派他領兵打仗。冬天，吳軍和越軍在水上交戰，大敗越軍，吳王劃出一塊土地封賞他。同樣一個能讓手不皸裂的藥方，

有的人用它獲得封賞，有的人卻只能靠它從事漂洗棉絮的工作，這就是使用方法的不同。現在你有五石容積大的葫蘆，為什麼不考慮把它當作腰舟系在身上，浮游在江湖之上，反而擔憂它太大無處可安放？可見你的心如同蓬草一樣茅塞不通啊！」

惠子又對莊子說：「我有棵大樹，人們稱它為樗樹。它的樹幹臃腫而盤結不正，不符合繩墨取直的要求，它的小枝彎彎曲曲，也不符合圓規和角尺取材的要求。它生長在道路旁，木匠們對它不屑一顧。如今你的言論，大而無用，大家都會遠離它而去。」莊子說：「你難道沒看見過野貓和黃鼠狼嗎？牠們低着身子匍伏在地上，等待那些出遊的小動物；牠們東竄西跳，不避高低，往往會踏中機關，死於羅網之中。再看那犛牛，牠龐大的身軀就像天邊的雲團，牠的用途可大了，卻不能捕捉老鼠。現在你有這麼大一棵樹，卻擔憂它沒有什麼用處，為什麼不把它栽種在沒有東西生長的地方，栽種在遼闊廣大的曠野，你就可以悠閒自在地在大樹的旁邊散步，怡然自得地躺在大樹的下面乘涼。這棵樹不會因為遭到刀斧的砍伐而夭折，也沒有什麼東西來侵害它。它沒有什麼用途，哪裏還會招來困苦呢？」